

朱自清  
胡 适  
吴祖光  
林海音  
汪曾祺  
舒 乙  
苏叔阳  
周国平  
阿 城  
莫 言  
叶兆言  
宁财神  
陆 蠡  
季羡林  
王 蒙  
韩美林  
白先勇  
严歌苓  
余 华  
北 村  
老 舍  
傅 雷  
张中行  
梅 志  
张爱玲  
新凤霞  
赵大年  
张香华  
张晓风  
梁晓声  
毕淑敏  
陈丹青  
朱自清  
胡 适  
吴祖光  
林海音

王蒙 周国平 陈丹青等 / 著

朱自清 / 背影  
莫 言 / 陪考一日  
陈丹青 / 鲁迅后院的蜗牛  
严歌苓 / 我总是依靠陌生人的善意  
张晓风 / 地毯的那一端

# 爱的回音壁

中国散文学会 周明 红孩 / 主编

中国散文学会  
向全国散文爱好者  
特别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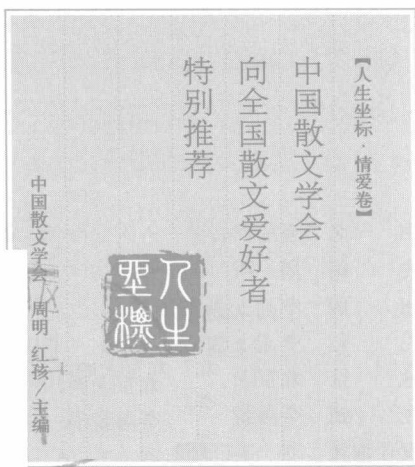
人生  
聖

中国文联出版社

朱自清  
胡 适  
吴祖光  
林海音  
汪曾祺  
舒 乙  
苏叔阳  
周国平  
阿 城  
莫 言  
叶兆言  
宁财神  
陆 蠡  
季羡林  
王 蒙  
韩美林  
白先勇  
严歌苓  
余 华  
北 村  
老 舍  
傅 雷  
张中行  
梅 志  
张爱玲  
新凤霞  
赵大年  
张香华  
张晓风  
梁晓声  
毕淑敏  
陈丹青  
朱自清  
胡 适  
吴祖光  
林海音

王蒙 周国平 陈丹青等 / 著

# 爱的回音壁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的回音壁：人生坐标情爱卷 / 中国散文学会编.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7

ISBN 978-7-5059-6348-1

I. 爱… II. 中…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②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2761 号

|      |                            |
|------|----------------------------|
| 书 名  | 爱的回音壁——人生坐标·情爱卷            |
| 主 编  | 周 明 红 孩                    |
| 出 版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发 行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
| 地 址  |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责任编辑 | 刘 丰 鄢晓霞                    |
| 责任校对 | 李兰华                        |
| 责任印制 | 刘秋月 李寒江                    |
| 印 刷  | 北京盛世双龙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640×960 1/16               |
| 印 张  | 13                         |
| 插 页  | 2 页                        |
| 版 次  | 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059-6348-1     |
| 定 价  | 18.00 元                    |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 从文字出发(前言)

人来到世界,有多种目的。最基本的目的是认识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另一种是间接的。那么,人类为什么要认识世界呢?也有两种,一种是生存的需要,另一种是审美的需要。这就是说,人只有掌握了事物的发展规律,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发现世界的美好,使我们的生活拥有更高的质地。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学习。要学习,就离不开文字,尤其离不开美的文字。我们这里所说的美的文字,不是指书法中的文字,而是指字与字相连组合成的文章。离开了文章,单纯的字写得再好,又能有多大的意义呢?文章人人都可以写,但高低上下差异往往很大。想想我们为什么要看前人的作品,要看名家的作品?除了他们对文字的熟练运用,编织成美妙的句子外,关键是在字里行间抒发了他们的人生志向和丰富的思想追求。

一篇好的散文,往往就是人生立志的座右铭。不论是记人还是记事,其内容最终总是把人引向崇高。我不相信人生没有坐标,不同的人肯定有着不同的人生坐标。在文化多元的时代,我们或许不能要求每个人向三十年前那样都统一在同一个人生坐标下,去生存去生活。但这也不是放任自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社会是一个大机器,它的运转总是有一定的规律,谁背离这个规律,就会影响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转。这里所说的规律,必然涉及人生目标、爱情生活、伦理道德,这些

东西最终都会吸附在我们的肌体与灵魂中。我们就像这个庞大机器的每一个部件,以自己的方式,推动这个机器不断向前运转。

名家的产生有两条,一条是他对文字的贡献,另一条是他对思想的贡献。哪怕他写的作品不是大题材,只是花鸟鱼虫、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人情冷暖,我们都会惊奇地发现,在文字的背后,一定会有他们卓然不同的思想品质。这些品质的东西,宛如灿烂群星,镶嵌在人生的坐标上,每每让我们仰望,都会带来心灵的抚慰与激荡。

如果名家的作品,再与祖国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那么那样的作家就该是大家。我们呼唤大家,我们也关注那些后起的新秀。在人生的坐标轴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支点,理想追求。人生不完全是写出来的,更需要如何去做。反之,有了丰富的人生,不知如何去表达,便失去了人与社会共鸣的可能。

这就给散文写作者出了个难题,散文究竟怎样写。我们的回答:一是看看前人怎样写;二是看看前人还有哪些没有写;三是不适合自己的坚决不写。所谓看看前人怎样写,主要是看他们的技法。而最容易比较的就是看同题和题材相近的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选编了这套“人生坐标”丛书,目的在于既阐释名家对人生的态度,给读者以启迪,同时又对散文写作者提供创作借鉴,使散文爱好者得到对美的欣赏与共鸣。至于对人生成长的影响,那就要看个人的感受了,我们希望您看后多少能有所启发。那样,我们的努力就值得。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在编选过程中,由于时间仓促,有个别作者没能及时联系上,望看到此书后,尽快告之地址,以便寄送样书和稿酬。

(Email: honghai1967@ sina. com)

周明 红孩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 目 录

### 背 影

|                        |     |     |
|------------------------|-----|-----|
| 背影 .....               | 朱自清 | 002 |
| 我的母亲 .....             | 胡 适 | 005 |
| 训子篇 .....              | 吴祖光 | 010 |
| 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 | 林海音 | 019 |
| 多年父子成兄弟 .....          | 汪曾祺 | 026 |
| 开窍的日子 .....            | 舒 乙 | 030 |
| 早该说的一些话 .....          | 苏叔阳 | 035 |
| 一个父亲的札记 .....          | 周国平 | 041 |
| 父亲 .....               | 阿 城 | 048 |
| 陪考一日 .....             | 莫 言 | 054 |
| 纪念 .....               | 叶兆言 | 059 |
| 父爱如山 .....             | 宁财神 | 080 |

### 蓦然回首

|              |     |     |
|--------------|-----|-----|
| 囚绿记 .....    | 陆 蠡 | 086 |
| 幽径悲剧 .....   | 季羡林 | 089 |
| 这一生的感动 ..... | 王 蒙 | 093 |

|                  |     |     |
|------------------|-----|-----|
| 生命·····          | 韩美林 | 097 |
| 蓦然回首·····        | 白先勇 | 101 |
| 我总是依靠陌生人的善意····· | 严歌苓 | 110 |
| 父子之战·····        | 余 华 | 113 |
| 消费物质还是消耗心灵·····  | 北 村 | 117 |

## 爱的回音壁

|                 |     |     |
|-----------------|-----|-----|
| 假如你想结婚的话·····   | 老 舍 | 122 |
| 关于恋爱·····       | 傅 雷 | 126 |
| 恋情·····         | 张中行 | 130 |
| 胡风与我这一对“虎”····· | 梅 志 | 135 |
| 爱·····          | 张爱玲 | 138 |
| “向你一生负责”·····   | 新风霞 | 139 |
| 婚礼·····         | 赵大年 | 157 |
| 只缘身在此山中·····    | 张香华 | 166 |
| 地毯的那一端·····     | 张晓风 | 183 |
| 给爱放假·····       | 梁晓声 | 191 |
| 爱的回音壁·····      | 毕淑敏 | 194 |
| 鲁迅后院的蜗牛·····    | 陈丹青 | 197 |

我的母亲·胡适

训子篇·吴祖光

多年父子成兄弟·汪曾祺

陪考一日·莫言

纪念·叶兆言

背影 >>



## 背 影

朱自清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到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

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真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己。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

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

## 我的母亲

胡 适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乡长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麋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麋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长辈走过，见了我，笑道：“麋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年）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

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惟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

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一句，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地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了，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去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

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作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生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地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

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便离开了她，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夜



# 训子篇

吴祖光

写这篇文章的意思是，由于我的儿子带给我许多烦恼，到了我不得不写这样一篇文章来发泄我的烦恼的程度。

左思右想，值不值得为此浪费笔墨、浪费时间？但终于要写这篇文章，是从下面这一件事情引起的：

上星期的一个下午，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我找吴欢。”我回答说：“吴欢刚刚去上海了，不在家。”电话里说：“你是谁？”我说：“我是他的父亲。”电话里说：“啊！那也行，我这里有吴欢的一包东西，你们家不是也在朝阳区吗？我是朝阳区水利工程队的，我的名字叫胡德勇。我今天下班之后把东西送来吧。”

挂上电话也就没在意，管他是什么东西呢？儿子的东西和我有什么相干呢？当然就忘记这桩事了。但是到了快吃晚饭的时候有人敲门，一个工人装束、皮肤晒得漆黑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的小包到我家来了，说：“您是吴欢的父亲？这是吴欢的东西，我就放在这儿吧。”是什么东西呢？来人解释说：“今天中午我骑车走过安定门大街，在路边捡着这个包，看了包里的这个字条，知道这是吴欢丢下的。”

于是我也看了这个字条，上面写了几行字，是：

“小×同志：请通知吴欢来取……”